

散珠杂记

# 当代诗歌：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

——兼谈某些专家的“新诗非诗说”

□ 汪益民

由于种种原因,诗歌发展道路上的能见度,新诗远不及古典诗词那么高。总的来说新诗人比较沉默。在沉默的谱系里,其中有一种是为了省却再被拖入对常识问题扯皮的纷扰中去,在这样的沉默之中,关于诗歌本质的问题的思考被推向了更为重要的位置,因此这样的沉默不是无为不争,而是等待时机的蓄力。

对诗词的认识,还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上为好。40岁之前,我总认为台上专家都是智者,是有着很高水平的。既然有水平,又坐在台上传道授业解惑,观点一定立得住,高于常人。我听了那么多诗学专家学者的课,有的不错,如坐春风。有的听着听着,就要离场,非常后悔自己没在家睡觉,或者看看闲书。刚刚听了南方某专家的诗歌讲座,开始觉得还行,因为他学有所长,对古诗词颇有心得,如果他就顺着他的专长说下去,兴许能让我们听下去,还能收获几个赞,但是他非要摆个谱,对不熟悉的诗也充大内,结果将自己的浅陋暴露无遗。

世上只有两首诗:好诗与坏诗。形式韵律新旧之分不是根本的衡量一首诗成功与否的尺度。当然好坏的标准一时间众说纷纭,各花入各眼,但经过时间检验,得以流传的一定是好诗。某专家自有他的标准,我们不想干涉,但他的标尺似乎想穿越时间与空间,量尽天下诗词,他口气很大,可惜,我担心他的力气还小,举不动那么大的标尺。

诗歌审美的标准在现代已发生多

次转向。其中有个绕不过去的量度:创新思维与现代意识。凡好的古典诗词(暂这么称呼)都是创新发展的结果,唐代诗人对前人的不断否定与突破,其创新精神,深得当代人继承弘扬。100年新诗发展中,有无好作品,我认为当然有。胡适的“两只蝴蝶”并不美丽,放在今天,兴许连小报都发表不了,但在当时却煽起了一场思想革命,推动了古老国度现代启蒙,影响极其深远,这就是两只蝴蝶的“好”,怎么赞扬都不为过。当然这种好,像这名专家这样的人根本看不上,以他们只读了几本旧书,就抹黑胡适,诋毁不同风格的诗人,让我越听越替他们害羞,又替他们着急。

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多元发展的生态,总的说来古典诗词发源于农耕文化,温良敦厚,新诗人接受不同美学观念的熏陶,思想活跃,审美多元,写作手法各异。但也都各有一些短板,比如对清朝及其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,信息化社会,互联网,人工智能,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等鲜有思考,具体到南通如东这个地域,海洋大县,具体到停留在河流的纤夫号子上。洋口港已通航,文化的出海口尚在探索与寻找中。

前些天我与南通诗词协会秘书长吕建国交流,他指出了目前古典诗词创作的五大缺憾,我听了深受启发。我原来以为新诗人有很多不足与短见,要向古典诗词作者学习。吕老师深耕古诗写作与鉴赏,为本地各文化讲坛与学校授课,作为古典诗词一方教头,却目光灼灼,自揭其短,令人钦佩敬仰,也让人

省悟,各种文学形式之间,还是要从各美其美,走向美其所美,最后达到美美与共,百花齐放。

对诗歌的认识,诗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怀着敬畏之心。我能认识什么,我能做什么,我还能期待什么,这些可能是萦绕一个诗人一生的,最终也不可能标准答案的问题。还回到上面那位专家的观点里,在他言之凿凿的讲座中,好像真理全在他掌握之中,断言新诗非诗,是利用了人性的贪婪与懒惰,违背了审美与追求真善美的要求,是中国文化的大倒退。恕我直言,首先是他对诗化的划分,没有作过更深入的思考,仍然是狭隘的本体论思维,在这种思维里,习惯将诗歌分为旧体诗与新诗,又有现代诗古典诗,口语诗、书面体,民间立场、学院派等等分别,这样的细分自有其研究价值,但忘记了哲学发展史。在我看来,如果非要分类,根本上的划分更加重要与恰当:本体论诗人;认识论诗人。前者以为诗歌存在着现成的标准,自己在追寻与模仿着那样的标准:比如模仿着唐宋,或者依照着某些成名的诗人,他们发表的公认为优秀的作品……他们努力追寻,刻苦学习,自问自己的差距。专家作为授业者,多数当属于这一类,他们会说,你一要应该,二要应该;他们会强调,这样做才行,那样做不行。而他们并不知道,另一种诗人不会信这一套,另一类诗人则在认识论上对待现代诗写作,人是诗歌的尺度,对传统的美学时刻保持着审慎和警惕,知性为诗歌立法。诗人通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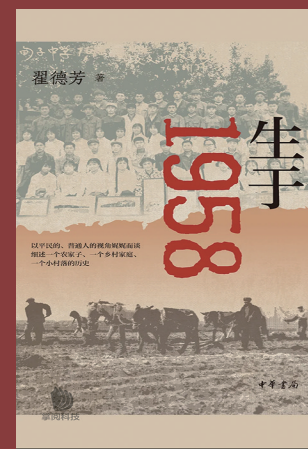
“写”这样的实践“成己”,每天抵达前所从未有的自我。兴许,有些专家不知道还有另一类诗人,这类人不在他们的教室里,也不会有耐心听他们在讲台上胡扯,接受过时的教化。

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不久前在如东说起全国古诗词创作量,他说每天是6万首,就是说全国一天古诗词的产量几为全唐诗一倍。但他却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诗教六进建设,提出了很多不断改进的教学理念。作为古诗词学会的掌门人,我听出了他的忧心与谦逊。他一定是看出了古诗词创作队伍中的隐忧。在他的这种隐忧里,我体会到有格局有远见的专家还是大有人在。我寻思,一种文学体裁,如果自以为是为,排斥一切异文化,这不是一种懒惰?用自己的局限的审美观量度一切诗歌,是不是贪婪?

当然每个人都是局限的,我们不能以更大的格局来要求每一个讲师,我周围的新诗作者也有着自己的知识盲点,是该虚心向某专家这样的国学高手多多请教古典诗词的写作与审美,以拓宽自己的才智。我只是想指出来,某教授的新诗非诗论实在去的是演说者自己的面子,他应该多看看美学发展史,文学发展史。文学一刻也不会停留在他认为的一个过去或一个时代,文学也不是他所说的只可审美,也可以审丑,还可以鉴赏。同时,将懒惰与贪婪归为新诗读者的原罪,也是他一家之言,未有所闻,值得商榷,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,不想赘述。

## 西窗烛

### 《生于1958》



本书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叶的个人生活史。全书以散文的笔调,从不同侧面回忆了作者人生的前二十年,讲述故乡的自然环境、风土人情,自己的成长经历、读书生活,各种农活的劳作方式,家乡的特色美食,父母的辛苦撑持,乡人的喜怒哀乐,自己青年时代的苦闷、向往直至考上大学改变人生的经历。

### 《抑郁的力量》



当代年轻人不可错过的心理自助指南!讲清楚抗抑郁的关键所在,总结出能让人彻底摆脱抑郁的抗抑郁之道!抑郁症现在在“谁都有可能得的病”。但是,基于常规认知的以药物等对症疗法为中心的治疗,仍会造成患者复发,无法彻底摆脱抑郁。只有正确认识抑郁的原理和机制,才能找到正确的抗抑郁方法。

### 《要爱具体的人》



《要爱具体的人》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全新的散文集。她娓娓道来的文字,展现着人们面对生活时最坦诚、最细微的情绪与情感一万事万物都理应是美好的、雅致的,那近在咫尺的平凡生活,其实才最值得我们慢慢观察和品味。

### 《守望灯塔》



生来没有父亲,后来又失去了母亲的银儿,出生于悬崖上倾斜的房屋,成长于大西洋上孤独的灯塔。

怡女院

# 一个小公务员的执念

——评《长安的荔枝》

□ 周华

听说《长安的荔枝》很好读,听说而已,我没有读到。

海洲书坛举行“你读书,我买单”活动,十本推荐书,都是好书。虽然《平凡的世界》蜚声文坛已久,虽然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口碑很好,虽然《芳华》圈粉无数,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心仪已久的《长安的荔枝》。我的留言是“我喜欢吃荔枝,我也读《长安的荔枝》。”

我手捧新书,如获至宝。216页的一部小说,体量不大,我想一口气看完,但由于俗事缠身,我用了两个晚上才读完。速度不快,不是因为文字深奥,而是因为写得再好。

读完之后,我大呼过瘾,相伴而来的就是“相见恨晚”。一个朋友说,马伯庸的这本书确实很好,去年还有一本散文集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更有意思。朋友是真正的阅读达人,他的眼光自然不错。

孤陋寡闻的我读“80后”作家马伯庸知之甚少。40出头的他已经是人民文学奖、朱自清散文奖、茅盾新人奖得主。《大医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《两京十五日》等一部部作品畅销一时。

水果一族,荔枝是个尤物。它“一日而色变,一食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”,

储存、运输很不容易,山高路远地区尝到新鲜荔枝更是天大的难事和乐事。所以才有旷达无比的苏东坡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所以,才演绎了一段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闹剧。而对于上林署监事李善德来说,他的下半生就因为荔枝开启了悲惨命运的历程。

李善德只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吏,按今天的说法,他可能是某个县级的普通公务员。他何德何能,皇上钦点的肥缺——荔枝使,竟会落到他头上?只因为他善良忠厚,他的名字让他“捡漏”了。

被称为“马亲王”的马伯庸很会讲故事。小说开篇“当那个消息传到上林署时,李善德正在外头看房”。原来我们的主人公吃俭用18年,在京中还居无定所。他终于下定决心要用仅有的那点微薄积蓄,加上略显可怕的贷款,在京中求购一处可以安身之地。对于过了不惑之年的小吏来说,升官发财肯定无望,能把妻子女养好就是天大的幸福。能拿下这所还算可以的房子是天大的好消息,可是快乐和自豪不过几秒钟,噩耗传来,李善德从此走上了漫漫不归路。

一切都因为那可爱人、醉人、怡人的

荔枝,但我想说的,是书中几个人物。

精于数据的李善德没有什么大本事。从岭南到长安五千余里,山水迢迢,转运荔枝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怎么办?为了家人的生计,为了自己的价值,也为了不负交韩洄和杜甫的勉励与支持,他殚精竭虑,总算不辱使命。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。但最后他并没有因祸得福,也没有极极泰来,更没有飞黄腾达。反而举家被流放至蛮荒之地的岭南。但还算幸运,他没有因为荔枝而客死异乡,这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还不算大悲剧。

“诗圣”杜甫着墨不多,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。没有他的刺激和点拨,李善德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若完不成,不仅他不能活命,妻女也跟着遭殃,很可能惨遭灭门。面对死局,杜子美的一个故事“成人之美”。“骨肉恩岂断,男儿死无时”的铿锵诗句,让李善德有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。可以说,没有杜子美的箴言,就没有李善德在岭南还能够一口气吃下30多枚荔枝的“潇洒”——其实是无奈、是痛苦、是对长安的思念和牵挂的煎熬。之所以用《长安的荔枝》,而不是《岭南的荔枝》,用意大概就在此。岭南虽好,终究不是家乡。

国色天香的阿僮姑娘是个痴人,种荔枝的她如鲜嫩的荔枝一样光彩照人。心地善良、单纯美丽的阿僮对“城人”李善德一往情深。最大最甜最好的荔枝都能毫无保留地给予他,还捧出最好的荔枝酒款待他。当李善德拿出一匹粉练时,天真的阿僮以为是给他的聘礼,不解风情的李善德竟然直说是“预支的酬劳”,阿僮虽然失落难过,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鼎力相助。李善德承诺,会带长安最好的“兰桂芳”酒给阿僮,满心欢喜的阿僮从此有了美好的期待。可是李善德食言了。阿僮只有气恼:“你骗我!”是啊,在心清如水的阿僮眼里,“城人”李善德只是跟“他们”是一样的俗人、粗人和坏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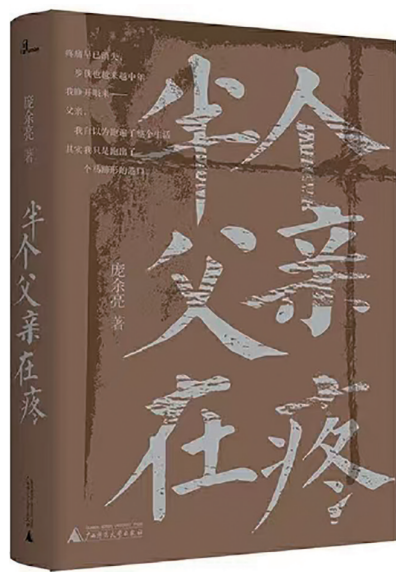
马伯庸善写历史,他乐于和善于从历史的细微处,通过对细节的精雕细琢,用巧妙的构思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,加上渗透骨髓的幽默感来描画人事和叙事故事。他细腻的文笔直击人心。《长安的荔枝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小说,当然也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小说。《长安的荔枝》,如荔枝一样耐赏、耐品。

溢香亭

# 父爱的无限方程式

——读庞余亮的《半个父亲在疼》有感

□ 潘晓星



伤到了,又痒又疼,还不能抓,因为越抓越疼。小男孩边“点”黄豆边哭。父亲很不耐烦,他逮到一只“洋辣子”狠狠地按到小男孩的胳膊上拖行了一会儿,小男孩终于不哭了,但“无数的老师,无数的痒在蔓延”。这是庞余亮老师在那篇《丽绿刺蛾的翅膀》一文中的一段描述。虽然在作者的另一本书《小虫》里曾描述过同样的情景,但当我再次读到这段文字时,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父子关系啊,多么狠心的父亲!

作者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小名“三子”,这个家很贫穷孩子也多。父亲不识字,“心情不好的时候多于好的时候”,早早逃离了家庭的大哥对三子的忠告是:父亲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争辩,随他骂去,骂是伤不了身的,总比被打好。父亲似乎有暴力倾向,抑或是贫穷和生活的压力让父亲把三子当成了出气筒。“脾气不好的父亲,如铜锤花脸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疤,一共七个”。

“父亲是我们家的独裁者,他只说一句话,就是命令,就是指示,就是真理”。即便母亲任劳任怨,吃苦耐劳,却换不来父亲的半个好字。

对孩子动辄打骂,对妻子也没啥好脸色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还出轨了,一度想要抛弃家庭。这就是三子的原生家庭。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的孩子与母亲的压抑感。

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三子,内心是十分渴望父爱的。

关于父爱,有人习惯于歌颂、赞美,可庞余亮不同,他勇于直面过往,以自揭伤疤的方式把真实的父子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,哪怕伤害的只是自己。

庞余亮老师的文字一向很真诚,这种真诚渗透于字里行间。《半个父亲在疼》分为四个篇章,分别是《父亲在天上》《报母亲大人书》《绕泥操场一圈》《永记蔷薇花》。最打动我的是第一章《父亲在天上》,而《半个父亲在疼》是第一篇章的核心之作。

缘于父亲早年“作的孽”,当父亲中风后,母亲的怨气得以宣泄,话里话外带着刺儿;怀有身孕的妻子避之不及;两位哥哥不闻不问,唯有三子夹在中间无奈地努力当着“孝子”。在文中三子的形象并不高,他只是在尽力而为,或者只是尽一份为人的本分。但是正是透过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看似平铺直叙的叙述中,我们看到了作者的“真”——真实、真诚、真情。作者真诚地描述,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描述不矫情不做作,读来却让人感同身受,平静的叙述里暗藏着隐痛。的确,身处红尘世界的我们,或许没有那么高尚,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会埋怨会生气会厌烦,但从未放弃,只因真情从未被磨灭。

不可否认,动辄打骂、专制且暴躁的父亲,给作者的童年留下了阴影。但即便如此,作者的内心依然澄澈与丰盈。

父亲真的一无是处吗?答案是否

定的。

在父亲的最后时光,作者回忆起父亲难得的“温柔”的一面:他想起了父亲第一次带他去看电影;第一次带他去澡堂洗澡;第一次带他去吃豆腐脑;第一次带他撑着一只甘蔗船去县城……

虽着墨不多,但唯其如此才更显难得。这屈指可数的温馨场景当年曾慰藉过三子那幼小的的心灵,如今带给作者的是宽慰。

也许父爱这本书本就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。随着时间的流淌,心境的变化,阅历的增多,作者在父亲逝去六年后终于能平静地坐下来着手写下此书。不管年少时的三子是否记恨过父亲,作者最终选择了原谅。

庞余亮的文字是有多余热的,读完他的文章常有意犹未尽之感。我们无法选择父母,更无法预知父母的脾气秉性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处更有无数种可能,无数种方式。

我相信,当庞余亮老师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与自己和解,与天上的父亲和解了。哪怕这父爱依然带着疼痛,但只要想起来的时候依然温暖,因为这份血液于水的亲情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,永远不会被抹去。父爱的无限方程式,时间终究会给出答案。穿透了世间的尘埃,我仿佛看到:在彩虹下,父亲和三子,一人扛着铁锹,一人握着镰刀,肩并肩地向平原深处走去。